

举国体制的一种文化解说

王桂荣¹, 石 龙²

(1. 内蒙古工业大学 公共体育教学部,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62; 2. 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摘要:对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背后所蕴涵的文化传统进行了分析。认为:第一,从民族群体意识到金牌意识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必然取向;第二,举国体制的完善需要全面的人文体育观指导。全面的人文体育观应建立在类的人、群体的人和个体的人三个层面之上,它是三个层面的人文价值的高度综合。

关键词:举国体制; 文化传统; 人文体育观; 竞技体育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06)02-0019-03

A cultural explanation for the nationwide system

WANG Gui-rong¹, SHI Long²

(1.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ner Mongolia Industry University, Huhhot 010062, China;

2.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s analyzed the cultural tradition contained in the nationwide competitive sports system in China,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Firstly, it was the inevitable orientation for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to develop from national group awareness to gold medal awareness; secondly, the perfection of the nationwide system required the guidance for comprehensive humanistic sports view. Comprehensive humanistic sports view should be established above the three hierarchies, namely, people as human beings, people as a group and people as individuals, and it is the ultimate integration of humanistic value of these three hierarchies.

Key words: nationwide system; cultural tradition; humanistic sports view; sports

人类学文化整体论认为,事物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在看待任何事物时,要把它放在自然和社会的环境中加以考察。整体论还强调从社会整体上把握事物,着眼于与它有关的人类生活的其他方面,并认为所有的实体都会有一个超出其各部分总和的存在状态和价值^[1]。我国竞技体育现行的管理模式是一种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被体育界称为举国体制^[2]。对中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进行一种文化整体意义上的解说,分析其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了解其背后所包含的文化意蕴,不仅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体育改革的文化理论依据,而且也能够为完善现行举国体制提供思想上的指导。

1 从民族群体意识到金牌意识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必然取向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共同生活的方式、共同使用的语言,从而也就有了它们共同的意识。人们会在这种共同心理定势下认识事物,久而久之形成文化传统,继而左右着人们的思想。理解举国体制,也离不开对文化的分析。

1.1 中国传统中的群体意识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几千年来人们一直依靠农业生产维持世世代代的生活。依靠大自然赐予的风调雨顺,能够保障人们的康乐生活,人与自然、宇宙和谐相处,逐渐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土地是人民生活的依靠,土地无法移动,由此发展起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重农轻商和家族制度,也孕育出了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便是这种家族制度的理性化”^[3]。它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各个方面。在儒家思想文化的浸润下,中国社会非常注重宗法和血缘关系,社会关系主要靠他律来维护。关注道德伦理,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明显特征。

季羡林先生^[4]在论述中西方文化的不同时,曾指出:“因为思维模式是一切文化的基础,思维模式的不同,是不同文化体系的根本不同。简而言之,我认为,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它照顾了事物的整体,有整体概念,将普通联系,接近唯物辩证法。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而不是只注意个别枝节。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印度

的梵我一体思想,是典型的东方思想。”何兆武先生^[5]也认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是撇开机械的分析而径直要求把握道体之大全。”这种综合整体思维方式,决定了中国社会往往是从团体或集体上来构建多种文化。在传统文化思想体系中,一直表现出一种群体意识。社会普遍看重集体利益,认为个体只是集体生命中的一个细胞,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单子。在社会中个人只有从属于或溶解于集体,才能够获得自己的存在和价值。集体荣誉感强,维护集体利益是实现个人理想和价值的依托。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这种内聚坚实的民族群体意识,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习惯的人文价值取向。

1.2 中国竞技体育的金牌意识

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被外强凌辱的历史。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一直以国家的救亡图存为目标。几代人不断地寻求对外的民族平等和荣誉,但屡屡遭受挫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集蓄了太多的历史责任和强国心愿,试图扩大国际社会生活中的荣誉和地位。现代竞技体育正好为此提供了一个机会。

现代竞技体育建立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对外交流和显示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表达民族强盛的群体意识,并且立竿见影。竞技体育也往往成为各个民族寻求平等、表达情感的舞台。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国际奥运会竞技赛场向中国人开放,显示度极高的奥运赛场成为抒发强国心愿的有效途径。

政治需求借助了文化传统的力量释放出强大的爱国能量,中国竞技体育很快被整合成为显示民族群体意识,一致对外的强有力工具。国际赛场上摘金夺银,扬眉吐气,使人们的金牌意识高涨,体育竞技与民族集体的荣辱紧密地联系起来。中国竞技体育变成了一面鲜艳的爱国主义旗帜,举国体制、奥运争光计划等应运而生。

民族群体意识是中国人文传统中延续着的一种人文精神,中国人文价值观更多地倾向于群体的人,强调集体主义至上。它造就出中华民族的群体国民性,并且成为一种文化价值判断和心理定向。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1934 年)一书中所说:表露出每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都具有一种特有的“心理定向”和判断事物的特定能力^[6]。一定的文化模式会深刻影响管理制度的选择。这种由民族群体意识造就的文化价值判断和心理定向,也影响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就是一种外显的模式,它集中反映出从民族群体意识到金牌意识的转变,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必然取向。

1.3 金牌意识的缺失

社会发展,文化传统也会表现出它惰性的一面,需要保留合理的,抛弃不合理的。一定的历史时期,在国家政治需求与民族文化传统力量的推动下,中国竞技体育可以成为强有力对外工具,显示集体荣辱。通过举国体制的有效运行,中国竞技体育在国际赛场上创造出了许多辉煌成绩,举世瞩目,这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在社会中掀起一股巨大的爱国主义热潮,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

献。

中国竞技体育在政治方面发挥功能是特殊历史时期的选择,它不是根本的、永恒的属性。竞技体育所发挥出的政治作用不能代替体育的文化性,体育的文化属性不能被遮蔽。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体育的本质文化属性越加彰显。中国竞技体育文化属性必然会皈依^[7]。为群体特定的目标服务,受金牌意识控制,中国竞技体育长期关注抽象的群体利益,缺乏对具体个人的关注,很少从主体文化性上考虑,从而缺失了个体人文价值的实现。新时期,中国竞技体育需要确立主体文化观念。

2 举国体制的完善需要全面的人文体育观来指导

政治和文化不能够互相代替。政治是和国家、阶级利益联系在一起,依托于后者;文化则指一群体的人及其关系的方式,是一种习得的、特定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象征行为,它起着适应机制及集体和个人的行动指南作用。人文文化指向人自身的世界,寻求意义和价值的表达。它通过创造一个符号世界来表达人的情感和价值,表达人类对自身价值的追求和精神气质。不同民族的人文文化会产生不同的精神追求,但也存在一个全人类共同追求的普适性价值。世界体育文化中,闪烁着人文精神和价值的光芒,成为指引人类体育发展的灯塔。新时期举国体制的完善,需要正确认识竞技体育的人文性,并要积极推动它的发展。

2.1 中国竞技体育应追求全面人文价值的实现

竞技体育产生于西方社会,在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孕育和推动下,工业革命时期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所以,它根深蒂固地体现了西方的人文价值观。随着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西方竞技体育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形成世界范围内的体育文化活动。西方竞技体育是一种强势文化,它张扬个性和竞争,赞赏个人成就,突出个人潜能的不断挖掘,渗透了工业社会的资本主义精神。

中国传统体育依赖封建经济土壤而生长,在快速发展的工业社会中不断萎缩,很快被西方竞技体育所取代。但是,中国在接受西方竞技体育时,主要停留在工具层面上,把它作为一种强种强国和实现民族群体意识的手段加以利用,对其先进的人文主义思想理念没有很好吸收和消化。举国体制也只是围绕着为国争光的目标而运行,并没有能够辐射到社会生活中独立个体的体育生活需求。

中西方两种思想文化体系下形成的对体育的认识,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出不同的作用。因而需要我们进行吸收和学习,因为相互的交流是进步的动力。竞技体育文化又是一种先导文化,世界多元文化融汇和发展需要体育文化的广泛交流。例如相对于过度极端的西方体育竞技,中国传统体育中的游乐健身思想会给以很好的补充和营养。

现代信息社会,世界体育呈现出休闲娱乐化,生活化趋势,体育促进人类健康已经扩展到对人文价值的追求上^[8]。因此,新时期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既要吸收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先进理念,也要继承中华传统体育的优秀和精华,形

成符合时代趋势的发展理念和思想体系,全面实现竞技体育的人文价值。

2.2 全面的人文体育观

举国体制是涉及体育全局工作的主要内容,对它的改革和完善势在必行。其中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要正确认识人类体育文化发展的人文理念。

世界体育文化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体育文化的目的指向人自身,把人作为一切体育活动的中心来考虑,为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和发展而服务。现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应该在三个层面上来理解:即类的人、群体的人和个体的人^[9]。在人文价值取向上,类的人标示了人类整体发展的人文价值目标和理想,具有普适性。群体的人更多地考虑不同民族和文化背景对人文价值取向的影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个体的人说明了一个自然存在的人应该拥有的自身价值和追求,具体体现了人文价值的实现。在不同层面上的价值取向形成了各种人文体育观。

在康德哲学体系中,有一个基本命题是“有理性的生命(人)绝非仅仅是工具,而且同时他本身就是目的”^[10]。他在讲“目的的王国”和“自然的王国”之间的根本不同时,反复强调了人本身就是目的,因此就决不能把他当作是一种工具或手段。所谓西方近代社会意识的觉醒,实际上是指个人的觉醒。只有把个体看作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才能够建立起人的有关价值。西方人文体育观首先建立在个体的人上。新时期以人为本的体育就应该把体育中的人看作是体育的目的,而不是一种手段。冯友兰先生指出,“有关希腊社会和中国社会的理论,其中有一部分是只对希腊或中国有效的理论,但同时,也都有一部分是关于人类社会的一般性理论。正是这一部分,具有持久的、而不是一时的价值”^[11]。吸收中西方文化中的关于人文价值的永久部分,建立一个三个层面上协调发展,高度综合的人文体育价值观,这是人类体育追求的美好理想和目标。

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学说是确立全面的体育人文观的科学理论形态。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本主义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2]。这为在三个层面上统筹考虑,建立全面的人文体育观提供了理论指导。全面的体育人文观是世界体育文化发展的根本理念和精髓。因此,中国竞技体育举过体制的完善,需要树立全面的人文体育观,指导实践。

过去举国体制突出群体的人,为突出群体利益而打造一枚金牌,从上到下一个目标,这往往淹没了个体在体育中的人文价值的实现,也缺乏对人类理想的关照。所以,竞技体育存在一个片面的人文体育观。我们完善举国体制,就应该树立一个兼顾三者的全面的人文体育观,构建一个既考虑群体利益,又考虑个体利益,指向全人类共同的人文价值目标的新型举国体制,以适应世界体育文化发展的潮流。

参考文献:

- [1] 黄淑婷,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79.
- [2] 郝勤.论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概念、特点与功能[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4,30(1):7-11.
- [3] 马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广州:新世纪出版社,2004:18.
- [4] 季羡林.东学西渐与东化[J].文化研究,2005(2):41-45.
- [5] 何兆武.西方哲学精神[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132.
- [6] R·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王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
- [7] 胡小明.竞技运动文化属性的皈依——从工具到玩具[J].体育文化导刊,2002(4):15-18.
- [8] 胡小明.游戏的美和美的游戏——再论SPORT文化属性的皈依[J].体育与科学,2002,23(5):1-4.
- [9] 胡小明.新时期体育社会功能的转变——三论体育文化属性的皈依[J].体育文化导刊,2003(3):3-5.
- [10] 胡小明.小康社会体育休闲娱乐理论研究[J].体育科学,2004,24(10):8-16.
- [11] 狐鸣.走出侈谈“以人为本”的误区[J].体育文化导刊,2005(5):21.
- [12] 何兆武.西方哲学精神[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156.
- [13]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广州:新世纪出版社,2004:23.
- [14]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46.

[编辑:邓星华]